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18 年第 19 期 · 总第 715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主要信息

莫德罗的朝鲜之行及德朝关系的左翼党渠道

德国统一日：快取消这个节日吧

犹太人与德国选择党，能够走到一起吗？

马库斯·索德的错误

德国近期大事（9月25日 ~ 10月10日）

莫德罗的朝鲜之行及德朝关系的左翼党渠道

近段时间以来，德国主流媒体相继报道了左翼党元老委员会主席、前东德统社党最后一任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9月中旬对朝鲜的访问。作为在德国政界和社会仍然拥有巨大影响的政治人物，莫德罗的对朝访问实际上也是德国政界人士多年来第一次与朝鲜官方进行对话。与此同时，目前朝鲜半岛局势正走向缓和，朝鲜如何发展与德国和欧洲的关系让人关注。因此，莫德罗此行引起了德国国内舆论的注意和讨论。

莫德罗朝鲜行的具体内容

目前莫德罗此次访朝的具体行程仍未公布，但从已披露的材料来看，莫德罗此行并未见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而是主要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和国际部部长李洙堉进行了谈话，并参观了朝鲜的几个城市。同时，我们现在知道，此次访问是在朝鲜方面的积极邀请下成行的。在谈话中李洙堉直言不讳地指出朝方对德国主流媒体将金正恩称为“当权者”表示十分不满，而且现在朝鲜与联邦德国的关系也不那么友好。他表示，朝鲜政府想要半岛和平和安全，对战争不感兴趣。朝鲜发展核武器并非是想威胁其他国家，而是为了平衡美国拥有强大军事存在的朝鲜半岛。同时，他还提出，希望借助莫德罗的影响将这个信号传达给德国政界。

朝鲜方面还就朝鲜与前东德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行了比较，并表示出了对德国统一经验的兴趣。李洙堉表示，朝鲜不像民主德国那样大幅度地沿用苏联的经验，而是走了自己的路。此外，他还希望发展与德国间的科技和经济文化交流，以此推动朝鲜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李洙堉建议左翼党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与朝鲜金日成大学合作举办学术会议。而朝鲜大学出版社也准备出版有关民主德国和社会主义在欧洲崩溃及其影响的著作。

正如莫德罗所说，在德国联邦政府里没有席位，并且对德国外交的影响很有限的左翼党，其实是德国与朝鲜对话的少数渠道之一。目前来看，德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多集中在对韩国的支持上，有关统一问题的合作也多通过与韩国政府合作来进行。德国也成为欧洲对朝鲜问题最为关注的国家。而朝鲜则缺乏在半岛问题上与德国政府对话的渠道。他们迫切希望德国能听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诉求，并与德方发展关系，使其不要完全站在韩国一方。

莫德罗等人对朝鲜发展对德关系的建议非常支持。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承诺今后将通过图片展等形式，在德国加强对朝鲜发展的介绍。莫德罗还提出建议，认为朝方重启开城特别经济区，加强朝韩之间的家庭团聚，并与韩国政府达成具体的协定。

左翼党与朝鲜的传统联系

左翼党与朝鲜拥有深厚的传统联系。左翼党的前身德国统社党早在1949年11月就与朝鲜建立了官方外交关系。在随后的朝鲜战争中，统社党执政的前东德在政治和经济上对朝鲜提供了巨大支持。20世纪50年代中期，来自前东德的457名专家还帮助朝鲜第二大城市咸兴进行了重建工作。到1990年两德统一为止，前东德很长时间里都是苏联东欧阵营里对朝鲜援助排名第二（仅次于苏联）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双方建立了密切的党际和国家间关系。双方领导人也频繁互访。例如1984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就访问了前东德，并专门前往当时属于统社党内政治新星的莫德罗治下的德累斯顿参观。莫德罗也因此与朝鲜方面建立了联系，并在1985年回访了朝鲜。

1990年东德消亡，两德统一之后，朝鲜和越南等国继续维持了与左翼党的党际联系。双方的来往仍在继续。莫德罗本人就曾多次访越。在其2007年出版的《执行历史使命》一书中，莫德罗曾提出，德国政府应该加强对前东德外交关系的利用。尤其在东亚地区，朝鲜和越南等都是前东德的重要外交与合作伙伴，应该继续成为德国外交关注的重点。

今年初，莫德罗主动邀请朝韩两国驻德大使前往其90岁的生日宴会，以此使其能有机会进行相互对话。他认为，由于韩国总统文在寅去年正是在柏林宣布了其半岛和平方案，因此德国对朝鲜有着特殊的意义。莫德罗认为，金正恩是个理智的政治家。他在出发前往朝鲜的旅途上对德国记者指出，朝鲜人重视与左翼党的传统联系以及他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经验，“我希望帮助朝鲜避免德国统一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第一要务是发展朝鲜的经济，而中国则可以成为这方面的榜样”。访问结束后莫德罗再次批评了联邦德国政府，认为其对朝鲜不够重视。与之相应，左翼党还在10月份的德国联邦议院中要求联邦政府阐明德国的朝鲜政策，同时反对德国继续制裁朝鲜。

德国民众对莫德罗访朝的看法

左翼党长期在对外事务上与德国政府和主流舆论有着非常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突出体现在该党的亲俄和反美政策上。尽管这似乎并未给该党带来更多的选票。去年的德国大选以后，左翼党失去了议会里最大反对党的地位。在最近一次国内民意测试中，左翼党在全国的支持率仅为9%，并列在了第五位。

德国主流舆论和社会对莫德罗此次访朝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持批评态度，尤其反感其将政治协商置于民主人权问题之上的观点。莫德罗甚至公开对《法兰克福汇报》表示，只有希望破坏半岛和平进程的人才会触碰朝鲜国内问题，因为在这之后与朝鲜的对话会很快中断。这之后，有德国人认为莫德罗的行为体现了外交世界不顾道德、只顾利益的原则。甚至有人认为莫德罗的有关讲话是对每个注重人权和民主的左翼党人的侮辱，“要一个老统社党高层去朝鲜谈人权简直是个笑话”。但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国内也有民众认为，从历史来看，东西方的缓和是通过对话和谈判，而非威胁来实现的。要改善朝鲜的人权状况，必须先与朝鲜进行对话，“莫德罗和左翼党的行动体现了通过接近促进演变的精神”。

莫德罗访朝后，朝鲜半岛问题实际上也成为左翼党在国内政治中可以大做文章的领域之一。对于正在德国国内重塑自己的形象，并且以获得执政地位为目标的左翼党来说，它在这个领域其实是与德国政界和社会中亲韩国的立场完全相背离的。但是这样的活动却为德国政界吹来了一股新风，并且提供了朝鲜与德国接触和发展关系的可能渠道。

德国统一日：快取消这个节日吧

《时代》周报网站 10月3日 在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不会提到所有对德国统一发出不同看法的声音。它几乎让人想起民主德国诞生四十周年的庆典。

我不是想对东西德进行比较的那种人。因为，这样做常常会与将纳粹的罪行进行比较犯同样的错误。拥有开放、民主制度的联邦德国与封闭和一党专政的统社党治下的民主德国很难真正进行比较。事实上，我们越走近两德人民的政治、社会及个人生活，两者间体现出的差异也就越大。这种差异也使得那些没在东德生活过的人在民主德国统治结束后很难理解前东德的生活。

当我在德国统一日的庆典上拿到这本“年度最大节日”的手册，并阅读它的扉页时，我不禁回想起民主德国诞生四十周年的庆典。1989年的秋天，虽然那时的我还是

一个孩子，但当时所发生的事在现存的所有历史书上都有记载。尽管当时东德人民的抗议愈演愈烈，而且已经到了无法再被忽视的地步，以埃里希·昂纳克为首的国家领导层却坚持一如既往地举行盛大的庆典。这使得人们更加失望。1989年10月9日，仅仅在庆典举行两天后，成千上万的人们走上莱比锡的街头。五周之后，柏林墙倒塌。很快，这个刚为自己欢呼庆祝的民主德国就永远地消失了。

幸运的是，今非昔比。在民主德国，我或许不能光明正大地书写我的想法。但现在，我却可以。我的想法是：快取消这些在10月3日进行的庆祝活动吧！正如大多数人所希望的，这个人们曾为之欢呼的节日已经不再适用于我们现在的时代。而且今年的人们真的没有庆祝的心情。德国东部地区正面临着两德统一后从未遇到过的巨大的政治难题。东部社会中支持德国选择党的群体已经不容我们忽视。无论他们是出于信服还是出于抗议，他们所发出的信号是明确的：他们投票反对我们国家现在的样子，想成为的样子以及应该成为的样子，即民主的、开放的、最好是真正意义上多元的。他们显然不想要它再继续维持过去近三十年里所呈现出来的样子。在萨克森州，德国选择党也许马上就能进入政府。这是现在的问题所在，并且这将会是相当巨大的问题！

而那些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庆祝和开香槟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想法的人们，必须承认自己的无知并且进行自我批评：你们的无知难道不会让一切变得更糟糕吗？

很多生活在东部地区的人对这种无知抱怨已久。《托尔高日报》曾在2009年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时候，询问它们的读者是否还想记起这一天。当时75%的读者都作出了否定回答。尽管这不是一次大范围的调查，但却得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人们能够在情感上进一步远离自己的历史吗？但这一原因其实在于统一后的德国纪念这些历史日期的方式，即那些引发欢呼的演讲、各类英雄故事和总是一致的成功故事。人们长期裹着相当厚重的“外壳”——长期回避真相的顽固的无知，直到它此刻在我们之上轰然倒塌。

尽管时常受到反驳，人们总是反复地说：即使在如此漫长的时间过后，两德统一日对很多东德人来说仍然是一个令人矛盾的日子。人们带着喜悦回忆它，同时也饱含痛苦。几乎没有人想要失去旅游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也根本不会有人想要重建民主德国。我们不仅现在没有这个想法，也从未有过这个想法。但在两德统一之后的许多年里，东德崩塌的速度如此之快，程度如此之可怕，是在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发生过的。我们直到今天都还需要去消除这个社会的崩塌所带来的影响。虽然这一切在“PEGIDA”运动和德国选择党给人们带来打击之后才迟疑地开始，但人们终于能够开始面对这件事了。

与我想的相反，柏林的人们正在举办第28届庆典。为了庆祝这个“年度最大节日”，这里到处张贴着写有“只与你们在一起”标语的海报。这里的“你们”同时也包括东德人。因为它针对的是所有以“我们第一”这种民族主义思想反驳全球化世界的人们，创办者们便有意使用了这个标语。在对两德统一28年的历史进行回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两德统一只有在全社会、全世界的努力下才得以实现。同时，也少不了“你们”的参与。这个说法不仅好听，而且带有很好的寓意。但是，事实是否真如这个标语所言呢？

一条长达2.5公里的所谓的团结带弯弯曲曲地穿过柏林的市中心。德国所有的乡镇名都按照字母顺序有序地排列在上面，上面写道：“从亚琛到茨韦尼茨，从开姆尼茨到慕尼黑，从叙尔特岛到格尔利茨”，“东西方之间的区别如同居民的来源地一样小”。但社会的现实却是：德国所有乡镇之间都有极大的差异性，正如这些乡镇居民的生平一样。

此外，法国街头艺术家JR在勃兰登堡门前的一幅超大的拼贴画也描绘出了人们在柏林墙上庆祝的场景。我们仿佛再次看到了那些在历史书上只占一页篇幅的场景以及那

些东德人们不想再看到的场景。也许现在的西德人们也是这样想的。

10月3日晚上在勃兰登堡门前举行的一场音乐会本次庆典的高潮。Nena, Samy Deluxe, Patrice, Namika等艺术家皆有登台，共计7名独唱者与3支乐队。我很抱歉，我已经努力过并且在谷歌上搜索过这些独唱者了。你们可以猜一猜，我从中得出了什么结论？是的，正是这样，在他们中没有一个东德人。“只与你们一起”，真的吗？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难道没有详细地讨论过所谓的全德国精英里来自东德的代表不足的问题吗？组织者到底对这些讨论有没有了解？开姆尼茨的“我们是多数”音乐会，却又与此不同。在那里，来自东德的Tote Hose乐队、Kraftklub乐队、Feine Sahne Fischfilet、Marteria、Trettmann皆有登台。他们都在自己的歌曲中讲述了两德统一后各自的经历，而这些经历正是我们眼下所需讨论的。

幸运的是，还有高尔基剧场。该剧场以“基本法-合唱压力测试”为题，邀请波兰导演玛尔塔指导了一场由50名柏林人完成的表演。这样的活动看起来再次瞄准了德国社会当前所争论的主要问题。

除此之外，在10月3日的庆典中，人们可以再次发现两德对话中最常见的一些误解：人们庆祝两德统一，并一如既往地再次将东德人民视为可有可无。东德人民只能能够在小桌子上有一席之地，他们需要闭上他们的嘴，不能一直重复地抱怨，并且需要心怀感恩。人们最后也会祝贺他们，但却是以很多东德人并不承认的方式。因为，几乎没有人是真正进行祝贺。正如我们所说的，其实根本没有庆祝的理由。

犹太人与德国选择党，能够走到一起吗？

《时代》周报网站10月7日 本周日，在德国选择党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利益团体：20名德国选择党党员想在黑森州的奥芬巴赫市成立一个犹太党组。据称，德国选择党基金会主席、德国-以色列协会成员埃丽卡·施坦巴赫将致欢迎词。此外，与一名犹太钢琴家结婚的德国选择党媒体顾问迈克尔·克罗诺夫斯基，将发表成立宣言。他同时也是联邦议院议会党团主席亚历山大·高兰德的顾问。而在巴登-符腾堡州州议会选举中失败的沃尔夫冈·富尔，这位前工会会员、前勒拉赫犹太协会副主席以及巴登的以色列宗教团体主席也会出席。

一方面，这个团体的成立宣言展示了德国选择党希望能以何种方式从中获得好处：即他们所说的“正直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抨击“穆斯林反犹太主义”。另一方面，这个新团体的成立也可以被理解为传递给党内人士的一个信号：亲爱的成员们，你们看，我们将作为反对反犹太主义的政党而奋斗。你们要注意你们在推特上所发表的信息，注意你们所说的，所讨论的、所写的和你们所决定的事。

这或许是必要的：贝娅特丽克斯·冯·施托希只通过一句响亮的话语：“这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提案”，就阻止了2017年科隆德国选择党政党日所提出的把禁止割礼列入竞选宣言的计划。这种对于穆斯林与犹太人宗教信仰的干预本将使德国选择党在联邦议院选举前遭受痛苦的争议与批评。

在德国选择党的支持者中，多数人都具有反犹太主义的偏见。阿伦斯巴赫民调机构在2018年夏天进行了一次民调，其结果显示，17%的人表示他们不是很想居住在犹太人附近。而在全德国范围内，这个数字仅是3%。此外，在接受采访的德国选择党的支持者中，超过一半的人具有种族主义偏见。他们认为，“犹太人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太大”。而在基民盟的支持者中，只有大约17%的人具有这种想法。

此外，还有很多例子能够证明德国选择党中反犹太主义的存在。德国选择党州议会议员沃尔夫冈·格德翁虽然没有彻底质疑过纳粹大屠杀，但他却在他所撰写的一本引用了

大量具有争议的史学家观点的书中，将大屠杀的受害者人数减少到几万人。人们试图将他逐出德国选择党，党内审判却认定这属于言论自由，认为他有权质疑无可置疑的历史因素，并驳回了这一提议。

自 2017 年起担任德国选择党在联邦议院的议员一职的马丁·霍曼，曾因一场被归为反犹太主义的演说被逐出基民盟。前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主席夏洛蒂·诺布罗奇不久前说道：“德国选择党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能够安身立命的政党。”

德国选择党领头人物及联邦主席亚历山大·高兰德多年来一直认为，有关德国战争罪责及犹太屠杀的记忆在德国人的历史意识中占据了过多的篇幅。这种不满使他提议嘉奖纳粹国防军士兵的功绩。而图林根的民族主义者伯恩·霍克则要求进行“历史记忆政策的变革”。因此，联邦宪法保卫局正在调查他所在州的选择党组织。

德国选择党中犹太团体的成立，可以被视为德国选择党用来驳回所有指控的手段。自被呼吁成立时起，这个团体就深陷批评之中。人们认为，它将被这个从下到上都在支持反犹太主义的政党当作遮羞布而滥用。“高兰德并不是极右分子”，记者奥拉夫·桑德梅尔在他最近出版的人物传记中这样描述这位德国选择党的主席。“但他致力于使这个政党与他们的观点被大众广泛接受”。法兰克福安妮·弗兰克教育机构的汤姆·乌里希评论道，“德国选择党的历史修正主义在为所有像反对战争罪责反犹太主义力量这样的反犹太组织服务”。这些组织想让德国人以受害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并为反思纳粹时代画上终止符。然而，与此相反，德国选择党主席冯·施托希认为，像格德翁、霍曼这类的人与他们的理论只是个例。她认为，“人们不能单凭某个人就对一个得票率在 15%到 18%的政党作出评判。”

根据一个广泛传播的理论，德国选择党中犹太团体的成立蕴含着一个战略性的契机：德国选择党可以借此更紧密地与犹太选民联系起来，例如这些来自苏联的犹太选民。事实上，这个团体的成立者中，有一半的人来自苏联。但这个理论是否具有反对党内反犹太主义的意义，这还有待检验。

德国选择党的领导还可以想到这么做的另一个功能：他们可以通过支持犹太人来证明他们对穆斯林的厌恶。因为反犹太主义并不仅仅来自右翼分子。在中东的阿拉伯地区，有很多穆斯林都反对以色列。那里充斥着对犹太教成员的偏见与仇视。冯·施托希则反驳道，犹太团体的成立并不是一个“计算结果”，相反地，它能说明一个事实：犹太人与穆斯林之间确实存在价值观冲突。

成立者之一的沃尔夫冈·富尔认为，这证明了他的党派的立场：他认为向那些拒绝德国社会、拒绝德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想要把德国变成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的人提供保护的做法，是有问题的。致欢迎词的施坦巴赫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抱怨道：“在柏林，犹太人不敢再头戴基帕出现在公众场合。”德国选择党总是警告人们要警惕政治伊斯兰教的威胁。而这也正使得犹太人更愿意留在这个政党。

但这仅是最高领导层的声明。当高兰德数月以前把纳粹时期比作“德国 1000 多年成功历史中的鸟屎”时，联邦议院议员乌韦·威特当即感到愤怒。他甚至在公开讨论开始之前，就以其德国选择党政治家的身份，通过脸谱网向所有犹太同胞与纳粹政权的受害者公开道歉。

不过这里也有例子能够说明，在德国选择党中，普遍存在着反对公开承认犹太民族的意见：威特的党内伙伴皮埃尔·荣格从哈姆给他发去了一封邮件，在这封邮件中，皮埃尔要求他培养在功勋卓著的高兰德面前应有的谦逊，并停止这些“有损政党形象的行为”。

马库斯·索德的错误

《时代》周报网站 10 月 8 日 为什么在巴伐利亚州的民调中，基社盟的得票如此之低？因为它已经脱离了它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们咒骂柏林，也无济于事。

巴伐利亚州在州选举前进行的一次民调，对基社盟来说是一场灾难。在此次调查中，它的得票率跌到了 33%。而对于自称巴伐利亚执政党的基社盟来说，只要它在该州的得票率低于 40%，就算得上是耻辱。基社盟热门候选人及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对此事的反应一如以往数月：他把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

“这些数字都深受柏林政策的影响”，他对《图片报》的记者如是说。据称，基民盟内部认为，基民盟主席及联邦内务部长霍斯特·泽霍费尔需要为这场即将在周日到来的竞选失败负主要责任。这就像是一种党内的银行坏账，一种并不新颖但又容易被识破的花招：泽霍费尔本人就曾在联邦议会选举失败后，将失败原因归结为柏林的政策。

大联盟政府在过去的几周里，的确没有什么建树。但基社盟几乎对每次的政府危机都负有相应责任。如果索德真的感到不安，他就必须得问自己，为什么他没能约束基社盟在首都的党员，尤其是内务部长及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

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不大讨喜的回答：索德的力量太小了。或者说，他失算了。据说，他本可以在一年前当选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他。但是，索德拒绝了。他说：“让泽霍费尔独自应对令人不快的联合政府谈判与政府事务吧！”

索德掉以轻心了，这场失败发生在慕尼黑。

对于基社盟来说，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德国选择党在巴伐利亚州大选前的民调中的得票率虽然明显低于它在整个联邦的平均得票率，但它的得票率也达到了两位数。而另外一个叫“自由选民党”的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政党，也获得了超过 10% 的得票，并在巴伐利亚州站稳了脚跟。2008 年，自由选民党第一次进入州议会。从那时起，这个紧密联系人民的中产阶级政党开始与巴伐利亚州“高高在上”的执政党——基社盟展开政治拉锯战。基社盟并没有为此制定相应的对抗策略。与此同时，自民党再次进入州议会并从基社盟的选民手中得到了选票。正如之前在联邦议院选举时所发生的那样，联盟党一再流失了他们的选民。

索德自三月中旬作为政府领导发表第一次讲话以来，一直试图为赢得竞选采取正确的方法，但却徒劳无功。他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承诺：从边防警察、太空计划、警察骑士队到全国范围内盲目地分配资金，再到助产金、家庭津贴、环保金、巴伐利亚私人住宅补贴。事实证明，这些承诺并不符合国家与选民的愿景和关切点。

在州建筑公司近年来已经向普通收入者出售了大量便宜住房的情况下，他还将数百万资金用于建房，这无疑是无用之举。这也不是一项有远见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他的性格因素也产生了影响：人们至今仍在怀念索德曾经的平易近人。他现在很少出席竞选，常让人感到冷漠和遥不可及。他也并不受人民爱戴。巴伐利亚州的多数人都对索德政府的工作不满。

在夏天的一场有关难民问题的争论中，索德的表现也不好。在身为巴伐利亚州州长的他，与基民盟的冲突激化后，才开始大幅转变其态度。他也因此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并矛盾地站在了所有右翼、左翼、中间派的对立面。而基社盟中那些胆怯却又满腹牢骚，只看到了被社会民主化了的默克尔和基民盟的人们，也能发现这一点。同样的，还有那些见证了索德背弃基督教的名义、背离党派的欧洲价值观的人们与那些被索德当作演员和民粹主义政治家的人们。

在过去几十年中，巴伐利亚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当然也多亏了基社盟以往那些成功的政策。每年有数以百万的人们出于工作需要或出于对自然风光和优质大学的向往

而搬到这个自由州。但是，基社盟与党内的精英人士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们必须尽快为这些人们提供身份证明，使他们能够在这里安顿下来。

左翼阵营在巴伐利亚州的得票率在 15 年中一直十分稳定。但自从基社盟开始独自执政以来，反对党在巴伐利亚州就经历了挫败，以及最终失败退场的过程。随着绿党代替左翼党成为巴伐利亚州的第二大政党，基社盟迎来了一位雄心勃勃的对手。反对党突然变得有趣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数以万计的人们在慕尼黑街头示威游行。他们或是为了反对过高的租金，或是为了反对索德的警察工作法，或仅仅是被煽动来反抗基社盟。在巴伐利亚州，基社盟不再是唯一高票的政党了。

索德总是寻找出镜的机会，并将他的照片提供给基社盟的反对派做文章：当他今年初夏在州总理府为了自己的免职而庆祝，并挂上耶稣受难像时，糟糕的照片使他看上去像是来自电影中的可怕人物。他那张上周介绍巴伐利亚州的“巴伐利亚一号”空间计划时的照片也同样产生了消极影响。对于政府首脑来说，高科技、雄心、巴伐利亚、宇宙这些词，无疑是为他们赢得掌声的可靠筹码。但当索德站在由青年联盟为他设计的、带有他画像的标志前，迎接他的是讥笑与恶评。他并没有用幽默来化解讥笑，而是斥责回去，并提及了“假新闻”。现在基社盟党内的气氛表明，它已不是一个信心十足的政党，而是变得敏感、愤怒且感到不安。

索德现在不管出席任何场合，都会警告人们注意“柏林问题”，即警告人们注意大联盟政府。在他看来，大联盟政府很不稳定，而他又属于这个阵营。巴伐利亚州绝大多数的选民想要一个联合政府。只有 18% 的选民想要让基社盟继续单独执政。对于这个自称德国最后一个人民党的政党来说，它已经远离人民。为此，基社盟的对手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相反，基社盟的支持者却感到失望且不安。

德国近期大事（9 月 25 日 ~ 10 月 10 日）

9 月 27 日至 29 日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德国进行访问，这也是他就任总统后对德首访。外国元首访德，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例行举办国宴，总理默克尔没有参加接待国宴。

9 月 27 日 在议会上联盟党议会党团罢免了前主席考德尔（Kauder），拉尔夫·布林克豪斯(Ralph Brinkhaus)以 125 票对 112 票击败了前主席考德尔（Kauder），十三年来连任的考德尔第一次不得不面对这个巨大的挑战。历经 2 次戏剧性的政府危机，布林克豪斯的胜利标志着默克尔在议会中势力的减弱。

I 德国将承办 2024 年欧洲杯赛事。共 51 场比赛将在柏林、慕尼黑、杜塞尔多夫、斯图加特、科隆、汉堡、莱比锡、多特蒙德、盖尔森基兴和法兰克福这十个城市进行，预计届时将吸引 280 万观众。

I 德国研究基金会和德国科学委员会公布了德国新一批 57 个科技“精英集群”的名单，政府将对这些“精英集群”进行定向资助。新一批“精英集群”将从 2019 年初起每年接受总额高达 3.85 亿欧元的拨款资助，为期 7 年。德国联邦政府和“精英集群”所在的州政府将分别出资 75% 和 25%。

I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阿登纳基金会活动中表示，欧洲团结和多边主义秩序正承受威胁，欧洲联盟和德国都面临分水岭时刻。她从来没有料想当今世界会再次发生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

9月27日至29日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德国进行访问，这也是他2014年就任总统后对德首访，旨在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外国元首访德，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例行举办国宴，总理默克尔没有参加接待国宴。默克尔与埃尔多安重点就经济合作举行了会谈。访问中埃尔多安强硬地表示，德国应该立即遣返目前正在该国避难的土耳其反对派人员，并把土耳其组织“居伦运动”划归恐怖组织行列。

9月28日 德国外长马斯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发言时指出，欧洲的经验向世界表明，多边主义与国家主权并不互相矛盾，相反，在世界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各国只有合作才能维护各自主权。在伊朗核问题上，马斯说，德国和欧盟将继续遵守关于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承诺，希望伊朗也全面遵守其承诺。他还表示，欧盟正在寻求维持与伊朗合法贸易的机制。

9月29日 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德国共有1770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21.4%。德国老年人口数量在过去20年间增长了36.6%。随着老龄化趋势发展，德国面临严重的护理人员短缺。在此背景下，德国议会初次审议了一项旨在改善护理人员待遇的法律草案，并计划于2019年1月开始生效。这一法律草案旨在通过增加护理人员工作岗位、改善工作环境、促进护理人员工作和家庭生活平衡、投入更多资金促进护理人员职业健康来增加护理工作的吸引力。

9月30日 德国《图片报》周日版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以反移民立场迅速崛起的极右翼党派德国选择党支持率为17%，首次超过社民党；联盟党得票27%，是同一类型民调迄今最低得分。

10月4日 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前夕，最新民调显示，长期在该州执政的基社盟支持率已跌至33%，创历史新低。德媒指出，这将使得基社盟在本次选举后无法实现单独执政。

10月7日 针对意大利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萨尔维尼“拒收未经授权难民包机”的表态，德国内政部回应称，近期并无通过包机运送难民至意大利的计划。9月中旬德意两国就难民遣返协议达成共识以来，意方迟迟未签字通过，该协议能否正式生效尚存变数。

10月8日 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7届“圣彼得堡对话”论坛上表示，“北溪-2”项目的实施能满足未来欧盟对天然气的不断增加的需求。德国对来自俄罗斯的投资表示欢迎，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的投资。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18年10月10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陈 弢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